复旦名报人气专栏，连载四年。
全新观念，多国语言，不守陈规，不避时贤。
拷问流行文化背后的人性弱点。

胡言词典

我们说错了，
他们说错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胡言 著

关于外来语和流行语的另类解读

A DICTIONARY OF HUYAN

호언사전
こげんじてん

上海文化出版社

胡言词典

关于外来语和流行语的另类解读

A DICTIONARY OF HUYAN

호언사전

こげんじてん

胡言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言词典/胡言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80646－920－6

Ⅰ.胡… Ⅱ.胡… Ⅲ.汉语－外来语－研究 Ⅳ.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0183 号

责任编辑　蒋逸征
装帧设计　方蔚楠

书　　名　胡言词典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25
文　　字　166 面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920－6/H·134
定　　价　15.00 元

目录

001 原宿、“哈日族”、“哈韩族”……
004 两种“广场”
008 今天你“穿”什么香水?
011 你的,八路的干活?
014 “奶酪”与“下午茶”
018 “玄关”
021 “人间蒸发”
025 “千纸鹤”
030 Do You Have My Car?(你有我的车吗?)
034 “亲子……”
037 *Living History*(《亲历历史》)
040 “英语十级”考单复数
043 “N鼎鸡”与“撞衫”
046 “支那”与“倭”
050 天下一家
054 “邻家女孩”
057 “本案”
060 仁者爱人
063 米饭与“拉伊食”(rice)
066 脍炙人口

069 阿布·阿南
073 衣领的颜色及成色
079 “一匹老鼠”与“白骨精”
083 从“中”到“东”
091 同心圆
096 阿拉伯数字的写法与读法
102 再说“支那”与“倭”
105 “全汁太太”在“行走”
109 *My Life*(《我的生活》)·*Monica's Story*(《我的爱情》)
113 “记忆文学”
116 起洋名的时髦
120 负负得正
124 舆服志
128 汉赋与时尚
133 中国“奶酪”之越南用例
136 中国“奶酪”之日本、朝鲜半岛用例
139 “冷山”与“互渗”
143 送她一首《菩萨蛮》
147 模拟作文
150 也说“蕹菜”
155 “外国冬至”
159 后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原宿、“哈日族”、“哈韩族”……

东京有个地方叫“原宿”，在日本跟新宿一样有名，不过有名的原因各不相同。原宿是年轻人的天国，他们在那儿尽情地发泄自己，什么时髦的玩意儿都从那里发端。久而久之，原宿成了日本流行文化的发祥地，也成了日本流行文化的代名词。

原宿的日文读音近似于“哈拉久古”（はらじゅく），也不知是谁把它音译成了“哈日族”，以区别于“原宿”这两个汉字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名意义。

但是，就像“可口可乐”等译名一样，汉字特有的强大的表意功能，使“哈日族”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音上。它后来在中国演变成了什么意思，已是众所周知，也用不着我多说了。不知道“哈日族”语源的人，对“哈”这个奇怪的“动词”百思不得其解，甚至

原宿

原宿位于日本东京两大商业区新宿和涩谷之间。从JR原宿站到青团地铁表参道站一带，在洋溢着欧式风情的林荫大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小商铺、礼品店和服饰店，它们在年轻人中间极有人气，渐渐吸引了爱好时尚的年轻人前往。一些年轻的音乐爱好者也经常聚集于此，以胡乱搭配的奇装异服出现在街头，带动了别具特色的街头服饰

潮流。于是，原宿遂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还有到闽南话中去寻找其来历的，什么“因日晒而中暑”啦，什么“有渴望、痴迷的意思”啦，都是不折不扣的望文生义！

在近年来的滚滚“韩流”中，又从“哈日族”衍生出了“哈韩族”一词；在唐装等流行以后，又有人自称是“哈唐族”；还有人声色俱厉地质问：“今天，你‘哈’了吗？”好像不“哈”是不行了；而具体“哈”什么，你也得做选择题：“你哈韩吗？哈日吗？哈唐吗？或者哈……”虽然从语源的角度来看可说是“一误再误”，但这同样反映了汉字组词能力的卓越。

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迷恋巴黎或巴西或巴……的人叫做“哈巴族”吧？

外国文化来到中国，首先得过汉译这道关。而像上述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和卓越的组词能力，首先就会给它们来个“下马威”，或者说给它们来一个“折射”。通过汉译文学习外国文化，便不能不时刻保持警醒的头脑，别让汉字的这种特征影响了“视线”。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郢书燕说”，或者用流行的话说“拷贝走样”，不正是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吗？

两种“广场”

大楼广场(一)

一些取名“广场”的“Plaza”：力宝广场(Lippo Plaza)、金钟广场(Golden Bell Plaza)、上海中环广场(Shanghai Central Plaza)、复兴广场(Fuxing Plaza)、仙乐斯广场(Ciro's Plaza)、恒隆广场(Plaza66)、百联世茂国际广场(Brilliance Shimao International Plaza)、迪美广场(D Mall Plaza)、香港广场(Hong Kong Plaza)……

有一次陪一位日本朋友逛上海，一路上看到好些个巍峨的大楼，都俨然冠以“某某广场”之名。那日本朋友汉字自然是识的，却仍然纳闷地打量着这几个字，好像是在看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一语道破了“天机”：“这里的‘广场’，不是‘黑老爸’(ひろば，日语‘广场’的发音)的意思，而是‘怕拉杂’(プラザ，日语外来语，西文原文‘plaza’)的意思。”他恍然大悟，既而又不解地问：“既然是两种东西，为什么要用同一个词呢？”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plaza”原为西班牙语，据某权威词书的释义，是“(城市中的)广场；集市场所”。其实两个释义是一个意思：在西班牙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城市里，有一些较为宽敞的露天空间，商贩们常

摆出小摊来做买卖，吸引游人前来购买或闲逛，这样的地方就叫“plaza”。说得通俗点，就是“马路集市”或“马路菜场”（当然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脏”、“乱”、“差”），现在在欧洲的电影或电视里也常能看到。也许为了“风雨无阻”，它们中的有一些开始“登堂入室”，有的后来又进了现代化的大楼，于是这些大楼也被称为“plaza”——这样就离原先“广场”的意思远了，但是仍保留了其“集市场所”的本义。

如果大家对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plaza”比较陌生，那么可以想象一下上海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曾经那样密集地汇聚着各色商贩，顾客们穿梭其中，目不暇接。如今，这些露天小摊都被请进了商业大楼，这样的大楼就是中国版的“plaza”。

在西文里，“square”是“广场”，“plaza”是“集市场所”，两词各司其职，不相混淆；在日文和韩文里，“プラザ”、“플라자”为音译外来语，与原先的“广场”（ひろば、광장）也用途不同。“集市场所”性质的大楼，可称“plaza”、

“プラザ”、“플라자”，却绝不会称“square”、“广场”(ひろば、광장)。

大楼广场(二)

“广场”一词实在时髦，现在取名“广场”的，早已不限于“Plaza”，一些其他的说法，也纷纷取名“广场”，如港汇广场(Grand Gateway)、梅龙镇广场(Westgate Mall)、正大广场(Super Brand Mall)、上海置地广场(Shanghai Landmark Department Store)、来福士广场(Raffles City)、太古广场(Pacific Place)……

只有汉语的“广场”一词，现在既指“square”(传统用法)，又指“plaza”(新用法)，引起不明就里者的诧异。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plaza”译为“集市”或“市场”呢？想来是因为“集市”或“市场”给人的印象太俗气，易让人联想起那些“马路菜场”或“农贸市场”；那么，为什么又偏偏译成风马牛不相及的“广场”呢？想来是因为生吞活剥词书释义，又加上越不通越时髦的心理作祟。这样，就造就了许多“大楼广场”，与传统的“广场”共存。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那些“大楼广场”的“广场”一词，其实是“plaza”一词的意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外来语。不过其特别之处，是并不新造一个词汇，而是“旧瓶装新酒”，又与“旧瓶装陈酒”共存。就像鲁迅说的，新的来了，旧的又不去。

其实，这也正是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之一。不过人们一般对音译外来语比较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感，而对这类“旧瓶装新酒”的外来语不一定注意，有时还会被其“旧瓶”的外表所迷惑，而浑然不觉它也是外来语。不信你在街上随便拉路人问之，所谓的“大楼广场”是什么意思，十有八九是答不出个子丑寅卯的——但却又从来不会提出疑问。

推而广之，我们今天所习惯使用的“文学”、“小说”、“革命”之类词汇，当初无不是用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也是地地道道的外来语（很多是日本人创造而又传入中国的），与我们那些词原来的意思，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计。

让人诧异的是，有些并不是“plaza”的办公大楼，竟然也赶时髦地自称起了“广场”；这还不算，有些起名“广场”的大楼，再配英文名字时，竟然就成了“某某 square”了——这就越弄越拧了！

大楼广场（三）

如中信泰富广场（CITIC Square）、大上海时代广场（Shanghai Times Square）、上海广场（Shanghai Square）、和平广场（Peace Square）……这就像“理发”的“发”，繁体原本作“髮”，而“发展”的“发”，繁体原本作“發”，完全是两个字。但汉字简化以后，就并成了一个字。许多理发店赶“复古”之时髦，以写繁体字为荣，却又不懂两个“发”字的区别，而纷纷用了“发展”的“发”，于是“理髮”就都成了“理發”了！又如“松树”写成“鬆树”、“御膳”写成“禦膳”、“太后”写成“太後”之类，也是同样的问题。

今天你“穿”什么香水

如果有人这么问你(碰巧你是一位女同胞),而你又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它会让你联想起什么?是轻舞飞扬临终前穿过的香水雨?还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件皇帝的新衣?你是会纳闷:“香水能穿吗?”还是会拍手:“真是个另类的妙语!”

这样一个“另类”的说法,时下正在“某领”一族中流行着,就像其他一些时髦的玩意儿一样。但是追踪一下它的来历,结果却不由得让人怀疑:“始作俑者”到底是脑筋有毛病,还是英语程度实在太差?

西洋的情人(或准情人、拟情人、伪情人……)们约会时,作为对女伴表示关心的一个姿态,男子常会假殷勤地询问道:

Uh, what perfume are you wearing?

不管女伴回答是什么品牌,男子都会讨

好地赞美道：

It's lovely!

问题就出在这个“wear”上。学过几句ABC的人，谁不知道“wear”是“穿衣服”的“穿”呢？于是，“某领”一族便两眼放光：“哇噻！‘穿’香水，多么小资的说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中文表达。

然而，或许他(她)们不知道(英语程度太差)，或许他(她)们假装不知道(脑筋有毛病)，“wear”除了“穿”的意思外，还有许多其他意思，译成中文得用不同的词，不然就是乱译、硬译、死译。比如“wear glasses”、“wear diamonds”，你得说“戴眼镜”、“佩钻饰”，而不能说“穿眼镜”、“穿钻饰”。所以，那句英语最好译成：“你抹(搽)的是什么香水？”

不过，对于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某领”一族来说，连出的汗都是香汗(好像是鲁迅说过的，林MM们出的都是香汗，焦大GG们出的都是臭汗)，更不用说用的香水了，品牌

"毒药"和"CD"——

"CD"是"Christian Dior"的缩写，是法国一个著名的香水品牌。"毒药"原文作"POISON"，是"CD"旗下的一种，中文或音译为"百爱神"——用北京人的口气来说，这个译法"真逗"！

都是什么"毒药"、灭鼠药、"CD"、VCD……要她们用焦大GG们也用的"抹"啦"搽"啦之类动词，岂不要了她们的芳命？用林MM们的话来说，还不"腌臜"死了？于是……

这种说法的最恶俗之例，是一个"香乃尔五号"的广告：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半睁双眼，用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告诉人们："夜间我只'穿'香乃尔五号。"在英语里这么说，还有利用"wear"来双关的巧思；但到了中文里这么说，双关的巧思既然不能成立，于是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挑逗了。

你看，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乱译，在让语言变得"时髦"的同时，也承载着虚荣、媚外等等人性的弱点，折射出心怀不平的"某领"一族的众生相。

可是，真要像穿衣服那样"穿"香水，得费多少个毫升、立升啊！这样，街头巷尾的流动小贩手上，假"毒药"、假"CD"自然就滔滔皆是了。

你的，八路的干活？

“你的，八路的干活？”

“我的，大大的良民！”

“家里，花姑娘的有？”

“花姑娘的没有，地雷的有。”——轰！

这是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中的经典台词之一（“的”字要念成“di”音）。中年以上的人大都还记得，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有几部抗战题材的电影曾风靡一时，如《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等。里面的“松井大队长”或类似的日酋要么不说中国话，要说就必是以上这种腔调；中国人要么不跟日本鬼子说中国话，要说也必是以上这种腔调。尤其是那个“松井大队长”的扮演者，宽脑门，小胡子，满嘴黄牙，目露凶光，比日本鬼子还日本鬼子，说的中国话夹杂着日语词汇，就别提有多“像”了。

从此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说中国话的。此后的影视作品里，凡有日本人说中国话，就必采用以上这种腔调；甚至在日常生活里，中国人模仿日本人说中国话，也一律采用这种腔调。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有时候在公共场所看到，日本游人吃力而又认真地用中国话问路，热心的路人就用这种腔调的中国话回答，日本游人又纳闷这个中国人的中国话怎么怪怪的……

"我的，李德伦！"

据说指挥家李德伦有一次去日本，住在一个日本朋友家里，早上常在花园里慢跑，该家老花匠看见他，必以日语问候"早上好"。李德伦不懂日语，以为人家在问自己姓名，遂以《地道战》那种腔调回答："我的，李德伦！"几次三番下来，李德伦学会了该句日语，有一次抢先问候老花匠，老花匠遂答以："我的，李德伦！"——盖以为这是汉语里"早上好"的答语也！

直到最近，看到一部渡边淳一小说的中文版，书名译成《我的，伤感的人生旅程》，竟然不顾中文语法，在"我的"后加了一个逗号。纳闷之余，试将"的"字念成"di"音，不觉哑然失笑，称绝不已。（不过，我还有一种更妙的译法：《我的，人生旅程的伤感的干活》！）

就我自己来说，也是直到好久以后，都始终蒙在鼓里。不过后来接触日本人多了，才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日本人，只要他们学说中国话，再怎么错误百出，也没有说成那种腔调的；问了其他与日本人有接触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